

七破论

破非论

陆子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，四方之士，有就陆子而参道者。坐而与之言，不契，往复与之辩。或有非之者，曰：“老圣有言：‘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’今吾子之与人论道也，口喋喋焉不能置，无乃费于辞而伤于德乎？”曰：“某有罪。请为子解之。昔者杨、墨充塞仁义，孟子辞而辟之。公孙丑曰：‘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’孟子曰：‘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’且夫大道之世，人无异言，士无异学，故圣人者，与天下相忘于无言。天下未必能尽如圣人之意，则圣人有忧之，故不得已而立之言。若乃《阴符》、《道德》、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，皆圣人证道之左券。所以仁天下万世于无穷者也。乃有狂师瞽人，不能祖述圣经，理会文字，师心任臆，而以其说蛊惑于天下，则其败坏人心，淆乱正道，为祸孰甚焉？譬则大明不照之地，山魃野狐牵人于山谷之中，苟有见焉，必将狂呼尽力而逐之，恐入之迷惑以死而莫之觉也，又焉能隐情惜已缄结而不言乎？若乃以自见自是好胜好辩而罪予，则予之不自白于人也久矣！”

破伪论

世人好小术，不审道浅深，是以狂夫伪人，得以行其无所忌惮之术。盖以玄理幽深，不能洞究，心无所主，是以轻信而易惑。即以世之伪术，略举其概。或炮孕妇之胎以辟谷，或服砒硫之药以御寒，或用铅剑以开关，或养灵龟而展缩，或摇肩脊而淅沥有声，或击头颅而铿訇相应，或垒坐如石，或鼓腹如雷，或倒挂如猿，或曲睡如龙，或轻旋如风，而屏气不息，或疾行如猱而健步莫追。如此之类，难以枚举，求诸至道，了不相关。类皆逞其顽技以文神奸，止司马真人所谓“巧蕴机心，以干时利”。而外丹炉火，为伪尤甚。盖银精附体，亦可交易金石，而追摄之法，世多有之。学人不知，信为点化。误矣！误矣！其次则丁打腾挪，对面为盗，呼鹿作马而主不知，以羊易牛而人不觉。又其次者，盲烧瞎炼，耗火亡财，玩日愒时，阁有成效。匪道误人，人不审道故也。呜呼！不审道之浅深而称好道，不识师之真伪而称遇师，遂使狂夫伪人，抗颜居先，挺身纳拜，为愧孰甚焉？予故著为此论，凡我同志好道之伦，珍重珍重，早息妄心，早求真谛，吾鞭不可得也。

破 执 论

夫物之瓜果，与食之醯酒之类，凡破其体启其罅者，皆变坏而不能久。破体之人，亦犹是也。圣人知其如此，故求其所谓先天真乙者以补之。而今之论先天者，不过自吾已破之身，关键而固密之，攒簇而和合之，以求真乙之生，以为长生久视之道。不知真体既破，则吾身中所有精、气与神，皆日改月化而入于后天。真乙之气，其能全乎？是犹藏已坏之瓜果，罅已启之酒醯，求其无坏，岂不难矣！此理甚明，人所易晓。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罕譬而喻者也。还丹之道，载诸丹经，学者不能熟读而详味之，独以一言半句，出口入耳，自谓真传实诣，至于终身执迷，独修一物而莫之悟，可哀甚也！予悯此徒，故著是论。古仙有云：“形以道全，命以术延。”今论道者比比，术在何处？请试思之。

破 邪 论

今之论同类者，其说不一，予皆举之。九一之术，邪勿论矣。其有先天梅子之说，影响形似。或有可听，然皆有形渣质之物，实与世之红铅异名而同事。以之为道，恐或未然。至于离形交气之说，须田两窍之说，开关铸剑之说，上进下进之说，或反经而为蟠桃，或含枣而饮甘露，或碎磁酿铁而为酒浆，或取男女淫液而和曲蘖，或配秋石而称人元。如是之为，种种不一，类皆邪师曲学，以盲引盲，穷年皓首，迄无成功，以至败德祸身，为世嗤笑，大可怜也！且夫先天之气，来自虚无，视之不可见，听之不可闻，博之不可得。如上揣摩钩致，多方索取，则去之愈远矣！所谓浮沉铢两，今复何在？以予所闻，真若薰蕕异味，不可同器而藏。老子云：“夫惟无知，是以莫我知。”使天下有知言之人，则吾道不孤矣。

破 疑 论

或疑：“占语有云：‘一言半句便通玄，何用丹经千万篇？’言陈言之不足贵也。而夫子教人多读丹经，使之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，得无玩日（左卜右曷）时，而以闻见自障其心？吾得师旨，则一言半句，可以循之而入，奚以多读为哉？”曰：“子之言谈是矣。不知道有邪正，师有真伪。吾子素非法眼，将何自而辨之？”譬之欲试金者必以石。丹经者，时师之试石也。不能精思熟读，而徒以一言半句，师人以求道，其不入于邪宗而惑于异说者无几矣！昔人有欲之京师者，问道于途，途之人口口不一也。其人惧不敢往。一日之坊间见途籍焉，于是执籍以往，所言栖泊之处，鬻贩之所，关津栈间之次第，毫发不差。然后知书记之与口传，何啻天壤！丹经者，入道之途籍也。今也废阁丹经，而求语句于时师，是犹废途籍而问路人，欲之京师能无谬乎？且夫一言半句，诀在真师。汝欲觅师，师在何处？”

破 愚 论

今之好道者，类皆延致方士，烧炼炉火，以冀点化，以求服食，谓之外丹。不知此等之事起于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招妄侣。以故巧伪之徒，投间抵隙，以马易牛，对面为贼，曾莫之悟。即欲举之，更仆未易数也。予首未得师旨，几惑此辈。赖天之灵，不致败缺，故著此论，以遗后人。凡炉火之事，勿谓无有，乃金丹之印证也。《参同契》云：“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。在人洞晓阴阳，深达造化，然后妙用可见。”盖炉火炼气，比之炼己。配合一道，采取一机，温养脱胎，无不皆同。大要识其浮沉，知其老嫩，则丹道其庶几矣。今之论炉火者，不知铅汞何物，铢两何在，真土何归，动以凡砂水银，妄意配合，匱以八石，煮以众草。或取铅华而为水金，或取砂魂而为黄硫，或脱砂壳而为天琉，或取天癸而抱砂汞；又或采锡取矿，玩日（左卜右曷）时，自谓真铅真汞真土，举世罕知，千绪万端，无过此法。师心用智，各私其宝，深藏巧售，世人不知。误而听之，则亡耗之祸，大不可言矣。且夫金丹之道，上天所宝。求得外护，法财两济，斯亦可矣。举而售人，以征礼谢，此复何说？不识其诈而信其人，不究其理而用其术，非愚而何？误之于前，而复踵之于后，非愚而何？不务修德，而求非望之福，非愚而何？所谓竭殫财产，妻子饥贫。迄不

诸遇，希能有成，不幸而中仙翁之料者，十人而九。呜呼！殆哉！外丹之道，为之在人，成之在天；知之在慧，凝之在福；诀之在师，明之在眼，有不可丝厘毫忽假借于人者。苟能潜修德行，密结同心，德动天地，诚感鬼神，自尔临炉之时，保无虞失。否则学术虽正，心眼虽明，如魔试何？余盖亲试历验，今则不敢自隐。恐人不知，妄意轻举，迄以无成，反生懈怠。非道负人，人不知道故也。若也能知之而能不为，能为之而能不用，能用之而能不私则更善矣！

破痴论

金丹之道，知之贵真，修之贵早。所以纯阳老师有云：“下手速修犹太迟。”世人不知，执着太上一百二十皆可还之说，当其强富之年，沉溺爱河，（上四中口下月）挂尘纲，不即解脱，日作夜为，亡耗几尽。迨至日暮途穷，方始就道，以为归考之计。不知时日不待，卦数既满，药材亏少，承藉无基，纵使遇师知药，而时节因缘忽已蹉过，皓首无成，反起虚无之叹而已！可胜惜哉！所以紫阳先生《悟真》首篇喻光阴于石火，等身世于浮泡，警悟之意，盖亦深且切矣。或问《黄庭》一百二十之说，曰；“上古之世，民淳事简，婚配甚迟。譬之良田，其力未乏，是以晚植而犹获。今则硗瘠既甚，树艺复晚，则苗而不秀，秀而不实，无怪其然。且古今人之不相及，风气使然也。又乌得以今之人，而论古之世哉？”